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始爲南京水軍左衛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隣辟雍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

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歎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真樸而廉謹秋

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人思之於劍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知嚮方甲子校文關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一人倫之鑒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去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貴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亡悔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冤抑盡雪還忠臣之後於廝養却漁父之金於暮夜卽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

單赤以下而人所齟齬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讒
毀弗克顯融此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
巧相引納而公孤立行其一意或外自藩飾虛聲
少實而公孜孜勤恤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
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
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
鄉人當未諳作宦譜邪余應曰吾鄉獨諳作人譜
耳聞者歎以爲然嗟乎貴富去來如反覆手世之
挈挈枉義以覬幸於偶得者亦豈能長有之哉公

卽見謂爲迂濶不足以趣時合變而所全者大矣
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珂婁更一真無
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汙泥而不滓燎燥火而
不焚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篤論
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一
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係曾大父
諱勛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湖廣邵陽
縣學教諭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
有文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

應登娶別駕吳公女應仕娶余兄伯賢女應升娶文學王公女登仕郡諸生女三長適縣令董公子昌胤次適都督尹公子邦定皆郡諸生次適太學歐陽公子灃孫男五體仁敦仁依仁純仁登出居仁仕出孫女二婚字皆仕族登等將以己亥正月三日塋公大南鄉花樹山之原而屬予志且銘之予念公事行見於邑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於利靡緇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孰曰非遂航喪其楫車不授綬有命自天斯又

曷悲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塋墓志銘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馮而哭之爲經紀其喪嗣子邦彥迺以南還將卽茲萬年之宅非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氏諱懋德孺其字鄉人稱守原先生世家蕪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五日而生公少惺惚不羣十五補諸生甲子舉於鄉寔與余同籍錚錚以能文烏奕輩行矣

少失怙事母有至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
歿之日哀毀特甚與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
逋負身任之曰彼幼無相累也已復減已業之半
給之曰彼衆無相失也鳩茲濱大江賈人雜還俗
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會所遷學宮以作士
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舉業謂一第承蜩
耳顧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典銓者試第一
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起監司以屬公公單
騎入下令曰母懼第自陳所苦吾爲若釋之賊皆

羅拜卽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勾引鹽盜恣睢里
閭間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死公獎其能悔縱之
歸卒爲良民過淫祠見僧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
之得婦女衣物卽杖其僧毀其祠公之芟夷非類
而衽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間不獲中
公左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織嗇而武健
公至先獎進文學示向往歲侵斗粟千錢爲發廩
作糜大疫爲設醫藥所全活甚衆巨盜張刺陰事
持吏短長所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卽白當道

遣人縛豪豪拒不出薦紳爲豪關說日以百輩來公乃爲好言聞若犯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第出吾爲力白之豪喜詣公遽粹置獄中竟庾歿徒黨屏跡吏民以安庚寅遷彰德府同知是時

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德彰德守牧圉之弗捍一切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期謁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盡說服至之日郵傳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與色而一切治辦大抵此類王之國適衛太守以罪去從官縱橫郡中爲

民害當道無可奈何則以篆檄公衆聞公來驚曰是前彰德王公者邪卽不逞勿令公知比至已帖息矣居恒官方人瘼興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白發其端靡不曲當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噪一時以此無何內艱訃至哭欲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仕宦之意遂絕蕪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爲具橐勸駕不得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地百姓聞公再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上

所賞齋 卷三十一
大發帑藏遣鍾公化民爲救荒使者使者至則盡以屬公公是時起白骨而肉之心力耗敝諸所調劑宛至中事窾所過輒署數語志梗概歸報使者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 上嘉使者功而公亦益蔚著晉補刑部員外郎無何奉 簡書慮囚北平公奮曰囚當歿數也 天子且不忍歿之以屬我我何以稱塞百一得牘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反活人無慮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牘不比法廷尉平得駁

放公所上無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圍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卽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自矩大節屹

然不可動而卽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
溢其純懿開明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
植又謂公陶冶於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
庶幾能名公者哉公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
日邦彥將塋公與配胡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
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
四十有二子一卽邦彥蕪湖縣學諸生娶李貢士
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孫一胤祥聘後太
學女孫女一許聘姚大行子一豸銘曰

謂公儒兮而吏則良謂公恂恂兮而諳則臧蓋進
也有裨於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僭厥妃兮于茲永
藏過者式兮余銘也煌煌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
墓志銘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
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
安之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旣以絕世之姿不究其
用於時以歿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

時自天臺教外芴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
竝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爲
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爲仕族嘉靖中少
司馬珍若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
盛一門卽崔氏之重笏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澧以
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
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什而起
起而爲符卿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遭迴不調以
芴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

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歿也嗚呼痛哉君爲人
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
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
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皆
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
故君坐屨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
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遼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黠也後二人爲郡縣錚
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牽復今二人

皆知名於朝爲賢士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
衛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
和若墳篋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歿君賑其
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
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闈
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振者執之輒羣閹而奪之
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
司禮以聞 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
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洵洵思必報而

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
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

上謂君歸過賣直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

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
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
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
君首肯余言旣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
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旣而聞
君蒙譴乃歎曰真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

爾瞻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當是時中貴之燄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旣以謫猝起爲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覩時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於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

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齷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奉太

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戇見廢於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

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白名一家昇歛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於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閩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廿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爲鯤泰衡兆鰲爲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爲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

山之原而丐余爲銘銘曰

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僞真硜硜者流局前聞空有互鬪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昭羣昏驅除異論如蚤蚤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眡茲文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萬曆庚子冬貞菴吳公有子曰必登以余里居手父執田將軍所爲狀泣詣余曰先將軍已矣以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一二遺行不列諸毳石

無以托弗朽幸先生志而銘之公游余中表崔先生之門雅相善也安得辭按狀公諱邦正吳姓字元德貞菴其號也上世鳳陽府泗州新安鄉人初祖諱奴子從高皇帝定天下歲久功多授瀋陽左衛正千戶階武德將軍傳數世至北樓翁諱洋舉職效才以廉幹見推公父也母黃封太淑人方太淑人有身夢麟鳳入庭欣然語北樓翁曰若生兒當大吾門已乃生公公長身竦髯動止自矩七歲時通孝經論語十歲能文詞塾師大奇之尋以

北樓翁解官勉受世職改習孫吳兵法過目卽了大義史傳諸書靡不曉解爲文數千言援筆立就而又饒膂力精騎射有名於時庚辰中武舉第晉指揮同知大司馬器其材選掌金吾衛事調小營把總晉新江營坐營特奉 旨加都指揮秩迨今江營得與內三營同體統者蓋自公始戊子晉神樞東備兵坐營時 上御六飛大閱公騎射擅場天顏喜動卽擢中都副留守以寵之公迎太淑人就養宦邸及部兵入衛慮北地非老人所宜以

朱淑人奉太淑人歸而獨跳身率所部營造天壽山事竣賜彩幣表裏者三繼晉薊鎮東路南兵建昌營遊擊將軍薊鎮外抵塞而內護 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至明法令遠斥堠蒐士卒以備七月虜誼義院公率兵直前奮擊虜三十騎殲焉鹵獲無算軍聲大震自是一軍更喜得南將謂戚公繼光以來一人而已惟是信地東西千里而遙三隅設營而公握兵爲中權三隅有警皆救是冬石門路烽起公擐甲率步騎馳二百里至備

兵副使以六十里至乃不虞地之遠近而以遲緩
爲公尤公始意不自得矣先此虜酋長昂不逞率
仗屬夷張武烈等三十人爲導邊人日思掃除之
未能也公大布威信武烈等漸懼縮無敢犯一日
公計張旗鼓犒前三十人者而擒武烈斬之一方
救寧公自謂可藉手報 上恩已而同事者攘其
功萋斐紛如公歎曰今之仕宦者壬夫得塗善人
辟易矣予終不能偶壬夫宦而愧於志因決計歸
當事者始悔知公晚而又以掩其功爲愧故彈章

上復有疏留者公語人曰吾功伐在邊陸公評在
士論卽調官何傷顧母老矣釋此不去吾懼雉露
之先晞也會太淑人喪以歲乙未孟冬奔還間關
五千里至家拊棺一痛幾絕然哀甚而務致於禮
二弟析居時分俸以給姻黨中婚喪不能舉者輒
傾囊周之歲時諸子羅拜堂下訓以內政惟謹南
都佳山水仕歸者多飾輿從爲游閒歌酒歡公角
巾私第獨以墳籍自娛比鄰老友笑語移日無賢
愚煦煦相得也而一日中風疾以卒傷哉公生嘉

靖甲辰七月一日卒萬曆庚子八月五日年五十
有七配淑人劉氏繼淑人朱氏丈夫子七必登娶
周氏必健聚黃氏必俊娶尤氏繼王氏必偉娶吉
氏必遇必延必連俱幼孫五人兆京兆中兆新兆
起兆元人亦有言種木自莸種德自昌崔先生慎
許可獨與吳公之爲人迨夫宣力王事被搆而歸
旣詘於用矣而有子七人長公負奇氣虛蔭不襲
餘且耆學蒸蒸方駕而未已也以此凌跨曹耦而
拓光先業當無難者是可銘銘曰

矯矯吳公兮噫用詘才崇兮噫志士固窮兮噫子
孫其通兮噫彼屋隆隆兮噫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面山金翁春秋八十時第全州君甫嘗請余文爲
壽迄今四閱歲公力行善不倦回視曩所稱無愧
色未幾全州君復函兄子有馮所爲狀來請銘嗟
乎余雅推公長者而今已矣銘其曷辭按狀公諱
弁字子休一字子順別號面山例授太醫院吏目
世居休寧汪溪里國初名譯者博雅多幹局與趙

東山朱楓林齊名 高廟特召見授縣丞不就歸
作遺安堂以見志王大父芝芳大父璽隱德不耀
父德顯以全州君貴贈徵仕郎騰驤右衛經歷司
經歷公其長子也爲人孝友慷慨有奇節八齡大
父目疾父商淮北久未歸家且落公毅然有恢復
志十一從父學鳩茲亡何父歸省意戀戀不能出
欲以殖業付公時博士業當就不難棄去而承考
志獨計曰翡翠離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得其
地也自是定居鳩茲轉徙荆襄吳越而北輸於燕

家迺日起云一衣食輒念兩老人不釋擇新而時
者亟致之恐其晚也及服御皆人未試且嘗者一
日謂全州君曰重闈並老我輩萬無俱出理曷迺
歸省俾膝下有承驩子乎辛亥父歿王父垂百齡
公哀毀中不廢色養越明年王父又歿當是時心
憤形羸矣及營葬必備極工力爲久遠計卽垂老
扶杖松楸欷歔移時乃去公之篤孝類如此全州
君幼公絕愛隣之拊摩備至嘗病疫有諷其異室
者公不爲動頃之全州君愈而公病意無悔也而

公亦竟安事從兄冠如父巨細稟度待從弟若弟子一依於厚妹歸朱早娶拊二孤不遺餘力家譜牒多軼公斷自始遷蒐次編輯繩繩繼繼開卷瞭然合族人創大宗祠脩復遺安堂以祀小宗春秋之儀一準諸古構精舍置義田羣子姓講藝其中金氏之文學自此蒸蒸盛矣嘉善顧九槐以金五百屬公而息之會倭變作公避歸而顧隨物明年以金子母還其家諸子愕然曰無此金也相讓者久之乃受四十未舉子媒氏謬以他妻進旣覺其

夫業持金錢去公惻然曰吾縱不如古人柰何以舉子難納人婦哉竟還之置金錢不問乙亥浙澇田苗沒或竊高田苗種之相爭無已時公乘輕舸糴穀他郡歸以遺爭者衆大慙而止庶幾管幼安之風焉戊巳歲復大侵饑莩載道公計活之而托之脩壠墓興工作散者累千金嘗歎曰錢者泉也彌汲則彌新彼壅以爲有者如窒其源而冀流之增不可得已於是鄉人稱金爲德門謂善積又善施也性倜儻剖斷如流語出人人謂得當間或兩

相構而睚眦有不之縣大夫而之公者前後縣大夫歲時存問賓射逆三老澤宮必首公五十失明迨七十雙眸炯然見者歎以爲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信哉丁酉歲六月七日公不憚輒命遷正寢歷十三日而逝弔者趾相錯於戶曰善人亡矣配江梅田人慧淑婉戀事舅姑以孝聞全州君方半歲取於姑氏所而襁負之卒以有立公家庭雍睦白首無間言內助之力居多爲公置側室生子喜不啻已出及見孫則又益喜嗚呼此亦詩鷄鳴小星

之誼已先公四年卒公生正德甲戌十月二十日卒萬曆丁酉六月十三日年八十有四配生正德丁酉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壬辰七月二日年七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長卽有馮太學生側室黃出娶貴州參議汪公垣孫女次有翼太學生側室張出娶朱方丞鉉女女一張出歸程理問本寬子惟浩孫四武孫善孫桂孫岳孫孫女五長而程文學懋功子光充次歸汪孝廉泗論子咸穆久聘汪中丞應蛟子元懋余竊感

縉紳學士誦詩書懷印綬而剗刃於人腹以相龍
斷者不少矣公也生能樹德歿不辱名卽浮湛烏
倮如端木貨殖齊魯而仲尼與之弦歌不徹也又
奚愧焉余故不讓而爲之銘銘曰

江若帶兮山爲礪日月躔兮蛟龍薈公一歸兮玄
宮閱冠履藏兮千百歲我爲書之照來裔

趙翁仁卿墓志銘

翁諱宏字仁卿宋漢王元佐之裔十二傳至不剗
從高宗南渡居海陽之南闔覩疆宇日感意常憤

憤竟舍宅爲黃竹寺今遺址猶存嗣是必贊中制
科官轉運而子良棟良偈省試兩魁其倫邑之言
科第者首推之二十傳至繼宗娶婦雲溪因家焉
是爲始遷祖又三傳生惠惠生浩翁父也翁生而
嶷然莊靜動止自矩出入里閭無惰容里閭亦無
敢狎之者性孝友於兩尊人備極色養而事後母
不異所生人尤難之識度恢廓不設城府與人言
輒見肝膈而聞有細過又深爲避匿以此稱爲長
者少讀書績文不問家人產然與主司尺幅相左

者數也尊人故以齏起家一旦歿而翁實爲家督不得已乃棄儒董鹺事他賈人率婁藪重錢心計及毛釐而翁文儒不習持籌事且性慷慨人以緩急告靡不應應卽忘去未嘗按券而責負也由是義聲藹藹聞邑中而先世貲強半落矣翁不少爲動第撫仲子時用曰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吾知所爲亢宗計矣仲子生翁年業五十然不以愛而廢嚴畫令從外傳遊歸必自爲程督之一字不卽解必旁引曲證了其大義而後止時用髫年能通曉

書旨人多奇賞之以此及客瓜渚令就師廣陵潤州間度歲所入自裘飪外輒盡於脯贄費故時用文日有名亡何登賢書而翁喜可知也晚歲猶善飯每夜親燈火如少壯時書多手抄與客談笑慙勤杯酒間意豁如也同里孫希大以學行著翁與相友善往往從里中比肩而行鶴髮相映見者羨之曰此何異香山洛社中人乎一日病諸子以藥餌進翁曰藥詎能活人耶而翁脉且絕矣遂不起時庚子十日丁有一日也距生正德甲戌正月二

日享年八十有七配程氏繼朱氏先卒長子時發
程出次時用丁酉舉人朱出次時璧時珏側室出
時發娶程氏繼劉氏李氏時用娶汪氏璧珏未聘
孫四應熊應麒時發出應星應岳時用出卜癸卯
某月某日墓邑西石人之原時用自爲狀而以墓
門之石見委余謂翁潛德幽光當大發於後昆奉
璽書表其隧道蓋有待也而何事余言辭不可乃
先爲之銘銘曰

趙姓之裔開國維漢華胄遙遙有植其幹一奮制
科玉牒之標亦有兩子踵魁其曹根株旣茂必繁
其枝隱德乃興式是孝慈其孝伊何埒美休徵其
慈伊何貽子一經蔗葦旣勤豐年可擬公侯之後
當復其始我銘於幽以俟他年璽書焜皇貫此新
阡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子公金姓諱甫海陽人子公字也拜騰驤右衛經
歷已而晉貳全州未任輒投綬歸夫旣列仕版矣
世不稱其官而以字行謂夫聲不中其實與官不

滿其才蓋惜之云爾君與兄子順皆以孝友名誠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十人徐而叩之不盡義不苟取自奉爲寡人子所不堪而人以急告輒傾橐不少靳平生不妄與人交一脩僑札之分則在久彌篤予與君往來三十餘年所得於君大都如此蓋予家食時君命其長子有鎔從予游予己丑登朝而君適至以爲參軍雖散秩亦求舉其職而已何自菲薄爲於是捐貲以新解舍挾纊以遇軍士釐做剔姦百廢具舉諸

所擘畫亦稍稍微見其能而一時名聞公卿間藉甚滿考得封其父母君卽奉制而歸喜曰此可不負吾出矣迨去參軍三載衛人追思之不置刻石頌德亦異數也初君以親故弃儒而賈賈於越賈於楚己又賈於燕皆稟之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畜廢舉間在忠信不欺使人樂就蓋不屑屑權子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占所進貲瘡其舊數倍伯兄中年盲家事一決於君雖客數千里外飲食衣服必與同之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全州命

下多勸之往者君曰吾徼恩綸報先人於地下業非始望所及且伯兄老矣吾復安之歸而與伯兄處者四歲而伯兄卒君方孺子哭無已時又四歲而君亦卒嗚呼痛哉君幼游於賈人然性喜讀書於醫療堪輿家言爲尤精所在必交其長者僂僂唯諾逡逡如也而耆義如渴赴人之難振人之困一呼卽應不避水火終其身如一日倣義倉爲貸穀法里中人至今賴之歲饑師范文正遺意興塋墓之役持畚鍤者日數百人寓賑於傭三歲乃罷

所活人以萬數曰微金公吾屬如何矣騰驤衛指使以侵餉庾獄中心閔焉爲代輸出之然竟未識其人也所歷吳若越若燕或爲粥以食或予柶以斂或立阡以塋無處無之他陰爲人地而不使知者不可勝數後伯兄瞽七十時兩目劃然復開人皆曰此君兄弟孝義之報也予觀漢于公高大其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李郃爲候吏漢中和帝遣二使者徼服入蜀館于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

爲候吏人卒莫之知也君以碩德長材沈于下僚
冗秩不及施用而被其德者或歸謝君君色爲之
頽起避不與言其隱德如郤而純心無後冀又過
于公是諸瑣瑣者何足爲君道哉然撫其一二亦
足媿世之口惠無實者故予不得而略也君之歿
爲萬曆甲辰九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壬辰七月
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汪氏封孺人子一卽有鎔
側室鮑氏子三有華有蕃有馥鎔華蕃太學生鎔
娶胡氏華娶朱氏蕃娶朱氏馥娶汪氏女二余鳴

雷許時高其二壻也孫男四洵郡諸生娶汪氏策娶
朱氏鎔出鰲孫華出載孫蕃出曾孫一弘達洵出
有鎔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君某山之原而屬余
以志銘予嘗銘其兄子順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以善人爲易則孔氏不得而見矣以善人爲難胡
君兄弟之趾美咨爾後人勿怠勿止以嗣前人之
軌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君諱尚數字誠伯廣東南海縣人世居省會太平橋別號午橋居士考佑弦起明經爲寧都縣訓導妣王氏生嘉靖壬辰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丁酉五月六日得年六十有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子萬壽歲甲辰由縣諸生肄業南雍持廷評陳公某狀屬余爲銘按狀君性夙惠髫年以朱氏詩補郡學弟子員於業不督而工文譽藉藉冠一時嘉靖丙寅試高等餼於學隆慶改元與弟尚徽同選恩貢士以嶺南雙璧稱焉三試不第訓

導公命赴_任得直隸和州同知州介江而竝畿內號難治君敏練溫夷常兼其長之必力而不見爲侵念江防爲專職莫_不精卒謹候徼賊發必得是時民露積田間行者齋重_二物夜出無犬吠之警君力也滿考晉兩淮鹽運司判官行之日士民留不能得爲祠生祀君鹽運司目爲利藪君_處脂膏而能不膩會河水溢相當事者畫策禦之水不爲害部院上其功於朝奉 欽命賜白金二十兩仍書河堤懋績爲額以旌之上官莫不頌嚮君一日獨念曰

親耄矣卽三公可易吾一日養乎遽投牒而歸君事親不以老而自弛撫弟甚慈而有恩親友遊從一不爲忤遇之者多躁釋而心醉有長者之風雖難於子而訓之常勤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之數爲喜怒董勸之節故其子也才噫如君亦可以無憾已配黃氏側室韓氏陳氏子一萬壽卽丐余銘者韓出娶太學生陶格女女二長陳出適番禺吳應旂諸生次韓出適陳幼習銘曰羊城之山氣所萃也盜如春溫辟魑魅也君子憩

之百福會也以庇爾後人俾永無匱也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余少舉於鄉與范方伯涑同籍方伯行誼伏一時余蓋嚴事之頃余負疴巖居范生樸以贄至則方伯公之猶子也將以壬寅某月某日塋其尊人於某山之原手黃門祝公狀屬余爲志銘按狀范長君海陽林塘里人也諱濠字本禹先世名某者仕唐爲宣歙觀察使久之留家焉凡新安之范多本觀察公而徙林塘者自某公始傳十一世名鏞以

鹽筴起家有隱德配程碩人生長君少警敏甫踰
卅讀書能屬文時方伯衰然負雋聲長君奮而與
相甲乙矣會父病橐稍稍削又收責者麋至長君
歎曰丈夫何所不托跡而戀戀管城子乎輒棄去
之淮陰因故業而息之乃父病浸劇於是不解衣
而侍治窮百方竟歿毀瘠骨立幾不勝喪亡何母
又病日籲天求代迨歿庀墓如前喪鄉黨嘖嘖歸
其孝矣長君雅不問家人產而益以禱祠醫藥千
金之著日損乃發憤挾母錢走淮揚吳越踵白圭

計然家言而操其奇贏適有天幸可十載而訾大
拓長君晨起眊僮幹勞佚會計出入卽時時跳身
林樾間斗酒自勞擊節長吟傍人莫測也長君以
精計忍詢饒媮衣鮮食絕不御繼畱壹如居約時
顧于祠祀賓客有加禮饑者賑殍者藏貧交疏昆
弟以緩急告至再折券無倦色故環范氏而里者
頌其賢方伯最慎許可矣於家乘特立傳以表之
以此間爲詩與赤牘率斐亶有致有印石山人集
若干卷藏於家配某氏舉四丈夫子各因其材成

之曰棫曰栝俾仍世業曰樸曰櫟教之書並爲邑諸生長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六樸之言曰不腆先人爲家方伯所與而知吾子之不鄙之者其臭味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世以儒賈君以賈儒蓋君爲德於廢箸而世發冢以詩書咨嗟爲銘賁此幽墟以永爾千百年之廬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叅將田君墓志銘

君姓田氏諱應元字善長先出山東城武縣國初

諱興者以材略爲湯大將軍幕士累戰功授錦衣衛尉守禦鎮江晉水軍右衛千戶世著籍金陵始於此祖諱勳千戶以君貴贈昭武將軍祖妣倪贈夫人考諱表京兆諸生封昭武將軍妣汪封夫人君少雋爽有奇志從師受書冀以文學拓跡會大父老當代於是啓篋得太公孫吳之書誦讀窮日夜不輟文聲日起入武學丙子會薦大司馬翁公曰此奇士也置之高等明年襲祖職兵部會考第一人南還當事以浦之船政委君浦人以爲能庚

辰登進士授吳淞總叅鎮帥中軍事蓋吳地瀕海
綰島夷之轂君蚤夜飭厲條備禦七筴上之總帥
張公鑿鑿中款一時制府監司無不目屬君矣亡
何御史按吳時傳寇內訌遠近洶洶御史舉以訊
諸部諸部錯愕不知所對君從容條畫甚具御史
大奇之曰總司受事未浹歲也而年又最少乃能
爾耶自是令下當議咨詢必加焉當是時諸部森
立踊企非不見爲材皆揜於君部使者撫臣首薦
於朝因開閩河南管局捕事歲凶攘斂蜂起前任

者卽斗粟輒論以法君至歎曰民爲饑所驅柰何
以深文治之令非傷人及羣聚者不問於是盜盡
解散全活數萬人中丞大喜謂得君晚上其事晉
遊擊將軍分守劉河時聞太夫人病君堅辭歸養
兩臺諭以非例及命下而聞訃君哭泣無時水
漿絕不入口昭武公泣曰汝獨不念我耶君意悟
徐就湯飲襄大事中丞佘公檄君之任君上書願
終制解兵柄中丞勉留再三手札旁午而昭武公
又時時趣之君不得已起視事甫至簡師申令爲

桑土計加恣不斤斤以法繩下而拊綏擊斷人人感厲咸思一當寇自効然終任四年闔境熙恬無論萑苻之儼卽齷販不逞無片帆窺劉河者前後薦剡十餘上大司馬奏錄其功晉秩叅將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君矣亡何鹽使者采蜚語論列聞王相國所撰去思碑中旣而鹽使者以指擿非據獲罪君得量移復任河南都司前此武臣列白簡絕無獲留者於此可觀君之素矣是秋君統宣武

等衛卒北防事竣論逐虜功 欽賜白金十兩時以勞瘁致疾力求解職歸君旣抵家疾良已乃以居旁隙地築小園屋宇亭榭整而不麗草木秬植有列鑿池置小舟日奉昭武公及諸父遊泛其中不出戶庭而時放於山硯水涯樂可知已丁酉昭武公患脾君旦夕手調藥以進溽暑汗淫淫下昭武公止之曰婢幸可使兒何自苦爲君曰烹藥火有候非兒弗任也自是脇不及席者帀四十日及率柴毀視太夫人有加喪塋成禮庚子服除與鄉

先生十餘輩結社徜徉林壑間有薦者君感之而不通謝當道知其意歎曰吾乃終不能用田君矣甲辰秋邁疾踰春竟弗起傷哉居恒不營生產曰人生衣食外皆長物也自奉無所芬華惟祀與養則志物兼至歲值 聖節必束帶焚香禮闕十餘年不廢祖父母忌祭愀然如接者語次或及昭武公輒嗚咽不自禁一子二姪撫之無兩擇師課讀親爲考校文義日暮必與二弟小酌談說平生花月之夕則召同宗飲焉無不盡意蓋君尤以族黨

之行爲鄉人所推不獨兄弟能相友也族人或索錢不能應解衣付之歲至三解衣族人知其貧乃慙而止性不喜殺有饋以鮮者置之水久之魚鱉蝦蛤纍纍盈潢中矣晚節益向意梵學病中荅客書有二猶冀小安了此大事藉令君而亡恙也如王彭輩豈足道哉君生嘉靖甲寅二月九日卒萬曆乙巳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配黃氏封夫人側室王氏子一善生王出聘臨淮侯勳衛李公孫女善生將以歲九月二十日奉君柩塋某山

之原偕其叔以解參戎狀謁余爲銘銘曰
彼華者胄系充東迨茲昭武乃奮庸矯矯高步多
英風吳會夷門大造蒙兵農底定垂膚公飛章疊
上聞 帝聰角巾歸第何從容爾材則裕齒未豐
北邙新阡馬鬣封慶流苗裔奚必躬我銘貞石傳
無窮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一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公焦姓諱玄鑑字仲明別號洪潭寧國太平人宋
嘉熙中昆弟炳炎煥炎文武狀元其後世以簪纓
著考贈兵部公諱暹嘗夢朱衣乘龍者鼓樂導以
前而公生頭角嶄嶄贈公大奇之稍長則置之膝
摩其頂曰他日亢吾宗者汝也執本業程督之無
虛日公性故敏且沈思精研絕出流輩時自負其

所賞齊 卷三十一
稅爲無前有司校士贈公欲大成之令無試公潛
往試輒第一贈公怒答之曰汝欲速成如是非大
器也戒終勿試於是贈公以卓識聞而公聲稱亦
藉甚居頃之隨父避難郡中涇有王氏者慕公父
子名一見結爲婚姻因贅公於家王挾貲自豪每
以宴遊召公謝不往下帷舍中蚤夜不輟業歲庚
子學使者楊公裁庵拔儒士第一人應試試則列
鄉書高等矣辛丑上太常不第歸乃婚婚未暮聞
浙王錢兩先生講新建之學裹糧往師之創台山

精舍與諸學士相切劘於中病世儒空語無事實
底厲名行視勢利紛華無足屑意者屬贈公疾劇
公侍起居晝夜不解帶執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
服闋母陳復疾作公步禱齊雲巖願減已筭益母
年病少間試期已迫母諭之往公謝曰吾幸奉母
一日不以三公易也母疾竟弗起得奉飯舍襄大
事人以是多公孝感云數舉不售偕余師文穆許
公毅齋查公念渠拙齋兩蕭公結社台山每一義
必七易草乃出其精審如此戊辰成進士痛父母

不逮淚滂滂不休請歸展墓故事鄉大夫家居有司餽車馬悉却弗受焦族大且繁公立家規緒正之逡逡必軌於義族與隣閔禍且不測賴公片言以解親故或負子母錢不能償立焚其券所捐不下數千金王氏以土地代奩資及其沒家多外侮公不難身爲之此者如千年尋盡舉其產歸之二無所受釋褐戶部主事鉤考財賦得其夙敝然實泣以平恕有官吏盜糧業伏其辜矣公釋之徐諭曰汝他日猶可冀升斗柰何不自愛乎其人感泣

卒悔罪自贖及改職方巡九門諸羽林材官慢令當罰公曰若功臣後也獨不念若祖汗馬勞而自隕其家聲邪自是衆感奮無敢犯者公時時有所縱舍而下自戢人滋以爲能時虜警數聞當事者以邊才急公公亦踔厲風發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太宰顧欲引以自輔會新鄭相專恣黜陟非法公擬疏陳其罪狀爲同舍郎覺而阻之意不自得以疾告太宰曰無遽歸行以銓曹處公矣公私念曰若謂一吏部郎可縻我邪丐歸愈急屬奉常劉公

居間乃得請旣歸灑掃台山偕一二同志詠詩樂道若將終焉者亡何以積勞病侵乃亟移至精舍麾左右毋近正襟危坐而瞑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配安人王氏生一子曰仁芳娶郡守王岩潭長女女三適太學生王廷樞舉人蕭思似太學生鄭鍾祥孫七世雍世彥世慶世庠世賡世庭世麇公有高識大度過人之材雖斤斤務當繩墨而才氣所底可屬以大事文穆公稱公沈雄倜儻有

孔北海陳同甫之風而世未竟其用爲可惜也余甲子計偕遇公於兗問知余姓也墜驢而揖歡如平生後一再晤於薊門而公遂歿頃去之三十載始拜公像於仙源而志其隧道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余有感於公惡涕之無從也系以銘曰
有峩黃山水流沄沄盤礴逶迤生此俊人賢書夙占晚乃登仕維材之豐而薄於施詵詵子孫有克厥家夫之慰公庶在茲邪

張甌山先生墓志銘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魁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於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甌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爲讀其遺書嚴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聲利挺然以學術廉耻

自立士之求宦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出聲氣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嶄嶄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君育爲己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貲畀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委貲於其孤而身調護之構者四起屹不爲動迨其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喜可知也比仕宦四徙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資可與學者力爲推挽至痛哭流涕

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督內人治鮭菜供飢羹或傾俸錢爲行者費不少顧慮江陵相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切畧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敵禮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卹恩紀勤備至姦豪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氣類或千里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着者官位貨財生死耳先生蟬蛻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

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而乃爲可邪廷美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立故能知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爲己重負憂人忘身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嫩皆欲表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呼自學失所統壹而回變於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難也藉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先生矣而猶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

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潼娶李次漳弟練子而
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
介女四王維機戴國恩方應微耿汝慈其壻也生
正德庚辰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巳八月八日
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鈇寔
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敘而銘
之銘曰
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爲
徒世則不耦母以所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
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銘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
道器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
守見於魯論者班班可睹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
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
爲浮誕惰縱者之所托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
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曆戊戌五
月廿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

將塋於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祔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先生爲人風骨巉巖鬚髯如戟望之廩廩不可犯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懔然異其言蓋嚮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於羅惟德耿在倫兩先生而於欵又與錢

公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在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性嚴重苦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則疊疊無少勌久之爲守羣郡士民而造之旌別淑慝具有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爲善士晚罷官巖居監司二千石延爲闔郡師多士聞風響臻一時爲盛余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廉君靖潘君士藻祝君世祿陳君之可嚴君而泰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時懦者立貪者廉顓蒙者達其爲法嚴

而信爲道久而尊嗚呼盛矣先生學以知耻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欣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卒能抗橫流衛正學令人不蹈於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爲南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真恣橫者憚其檢柙而善良蒙其惠因循者難其尅苦而賢豪嘉

其志先後兩見論斥皆要人所嗾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覩守已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爲之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狀表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崇徙餘干再徙鄱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爲多子書言娶劉氏書褒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秩古稼古乘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祝祚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

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秬相
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迂也乃徐引之學卽今稍知
自立非先生其疇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
下士以此銘曰

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
怵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剥下虓虎
不如守道捍民莫卹其軀信信宵人好佞醜正出
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投老於家
四方嚮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咨有直有曲繩之墨
之華繁實寡繇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功
之盛眡世行藏學由乎已久乃益光石塢長歸有
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

公墓志銘

公諱良幹字以寧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歛人徙涇
之渣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
瑞者以正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蕭繇是以族望
于涇世貞公第四子容公高祖也容生臻臻生鶴

鵠生汝金鵠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叅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爲志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卽識而欲放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咸歎以爲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毀踰制於贈君不釋帶而侍以其間開門授徒爲甘毳資授室兩弟仲蚤世又爲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纊助之爲孝廉十年不自名一錢也公旣以孝友聞而

尤篤信文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公寔師事之其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古林查毅齋三公唱于和喁不啻埴篑然公三舉不第淘汰于師友間而養日遂迨辛未始同世父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爲陽和張公而南宮舉首則定宇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初授戶曹權稅崇文門眎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以爲謗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顧是非何如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爲之改容卒請

于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以決章
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
諸同志孳孳討論如在水西時巳丁繼母艱起補
戶曹旋丁贈公艱巳卯免喪復以原官權稅河西
商旅爭歸之課反逾額又爭構祠俎豆公公聞亟
以直易之爲齊賢館羨金二百餘緡儲之筦庫或
曰不虞後來者乾沒乎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
之欲善誰不如我已晉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
成之闕里也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日羣

衿紳講肄其中嘗曰諸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
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
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閘西陵海塘之役三江閘
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圯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
所灌輸者萬頃西陵塘嚙于水溺民居無筭築之
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爲文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
謹以爲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溫中丞記中越自宋
迄今垂四百年靡志之者公屬草張太史及月峯
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稜寬賦減徭首捐俸爲郡人

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爲富守爲民兩利由是越中安堵當事者傳爲闔省賑法公故殫心于理至是守越者六載居恒嘆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爲而上不與則撓欲爲而下不與則壅安所得爲令樂乎使爲令而得行其志卽終老可也已轉蜀憲副會大計忌者力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於蕭公夫近則奮遠則以怠非知德者也公以余言爲然會當慮囚囚乘間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

公亟往諭之乃立定又以黔爲文成過化地從吏直指使刻文成錄詔多士而代之敘尋叅政大梁梁苦河決若歲禔 上遣光祿鍾公以內帑金賑之饑民麇至疫癘且作公分地以處具饘粥以食所全活視越爲多已羸贖鍰三千金言于直指易穀備賑如挈令已秉憲晉中肅僚貞度制府王公重之特薦爲填撫一歲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轄秦地邊虜芻粟浩穰宗祿及 上供袍服往往溢額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端適銜中旨至公一切

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捶士至死公立具狀請兩臺籍奏之論如法兩璫信信思噬公竟以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撫逾甚而公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主者重違其意再議調公卽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子若姪授田有差仍割腴田爲義莊如文正公故事竟兒時志也治舟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所學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裊身爲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賢於人矣查君

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公未嘗以爲逾人也自學失其真往往務撫奇以動俗雖歸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溪得之陽明先生斷然不爲隱怪與遵道者所眩惑所謂中庸而遯世無悔者公旣知之矣蓋其言曰行不從心爲矯言不由衷爲詐此自托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履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

以故平生闇然自修絕不爲卮言瑰行以炫世於
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爲屈隨非其好雖舉世從
之不輒與之比自昔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篤信
好學卽聖門以爲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
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關志及詩文雜記藏于家
生嘉靖甲午十月朔日卒萬曆壬寅四月六日享
年六十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
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
貢士思修娶徐郡伯女思倡先卒娶鄭叅知女季

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
之豹之貊修出之鵬倡出之騏之驊作出思似等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闕事
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公審
矣不敢辭銘曰

惟性於人悃以幅降而下衰混沌蝕旣隱若怪事
魁躡人之君子乃天賊惟公闇然順帝則罔生焚
然不失直神徂聖伏道否塞我爲標之示遐躡後
有攷者眡茲刻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
志銘

三代以來自孔氏聚徒洙泗之上師弟之名義始著其時顛沛流離相依而不去及其歿猶低徊留之守其教而不敢墜可謂盛矣嗣後惟漢之經生謹守師說有古之遺意以觀於今若華君貞季殆其人非耶君諱復元貞季其字常之無錫人弱冠爲諸生以孝讓聞鄉人賢之會余師耿在倫先生持功令至以古學進多士疑信者方半君獨當於

心曰此真吾師也自是三十年步趨言動卒以先生爲程先生爲少司寇及總南臺君從遊日久尊所聞日篤每片言落紙手抄口誦異旬日而滿國中惟恐其傳之晚也先生歿爲畫像於祠率弟子以時誦肄無少怠又爲位衙齋出告反面如其嚴君然其在京學若辟雍壹以先生之教教之先是有持異說者先生以爲憂君佐先生排之力或言三教一也何自分別爲君曰二教而異也吾崇儒爲正也三教而同也崇一乃崇二也聞者以爲篤

凡賞齋 卷三十一
論君以明經起歷應天府學訓導國子監助教兵部司務戶部員外郎郎中五仕不出南都所至有能名而莫久於司訓時君意勤語和容貌溫然士知君之愛已也委心焉君亦自喜爲甚至今知名士爲君獎養成就者爲多晚奏績北上謁孔子墓而南嘆曰吾少讀聖人之書長從耿先生游聞聖人之道今老矣又得涉洙泗瞻闕里見聖人之居平生志願畢於此矣亡何感末疾卒君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丑七月某日享年七十

有二考諱雲南刑部郎中妣安人楊氏生母孺人支氏子二之褒貢士娶曰周繼曰朱曰尤之裔殤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之褒持顧翰編起元狀丐余爲志未就而之褒卒於京師無後以從子璵與嗣銘曰

維司寇公門閥有爛君爲幼子堂構增與鄉校國雍仁型義范厥有頌聲後先同貫乃領兵曹乃縮計篆戎有緝伍儲靡失筭士也懷恩吏不敢玩何以能然學殖其榦言必稱師惟跡是踐在人亡書

所賞齋 卷三十一
守而無畔子丐埋辭身殞異縣兩世忽焉所識悲
嘆何以慰之納銘幽窆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
宜人高氏墓志銘

君諱果字行甫別號小江世居大梁建炎中扈蹕
而南居錢塘明興靜菴公文貴生子怡靜公士寧
怡靜公子都御史誠誠長子將仕郎謙將仕公生
子松江府同知璿君王父也璿少子龍江公源江
西按察司副使配恭人陸舉二子且勝冠矣最後

復娠厭而欲藥之夢一老人擲碩果懷中心疑焉
遂勿藥而生君因名之以志未幾二兄皆蚤世且
弗嗣君生而姿貌魁秀六歲從憲副公之燕見滄
茅公見而器之以長女字焉君爲文爾雅篤行誼
年十七當省試歸自闈而郡校士已竣應遺才試
合浙士二萬拔四十人君以第三人入棘名駸駸
起試畢補錢塘學弟子員是時茅公許聘女卒宮
保高文端公以女歸君君生十九年而宜人十七
耳兩人皆貴家子急赴義好施予君又好客客之

履相躡也而脯飽漿酒無不取咄嗟辦者宗姓中表有弗給歲時遺之粟若帛或一再至躡嚙不敢言兩人心知之先爲發端務令厭其欲以去友人孫先墓併於里豪族一二窶人業頰首授券矣孫飲泣以告君割橐立贖之以歸乃已沈某輸粟入胄監至都而病逆旅主人無留者君延與同舍湯熨食飲率躬致之而竟以病劇欲歸貲且垂竭君緘數十金授其榦僕曰歸而主亡恙以金投吾家不且可以代匱也抵京口而卒後事賴以濟毛某

名家子于燕從君游病二載而赤貧一椽蕭然偕一妾一穉女以居君憐而衣食之久之病不可起一椽復質母錢家收責者數姓相閔也君爲散金代償之毛感泣叩床請死以妾供灑埽君拒曰是尚得爲人乎不數日死君爲治調凶事而厚歸其妾若女于家時君從高文端載而北輸貲入太學異以待試也歲癸丑憲副公致政歸君乃還率其配候起居奉杖屨日擊鮮爲樂猶慮不給而又廣延客客善彈碁者工繪事者鬪雞蹋踞者皆令畢

技于前蓋十年如一日也戊午陸恭人卒辛酉憲副公亦卒君哀不廢禮喪葬咸庀先是辛酉當北試君戀戀子舍不欲往憲副公曰若憊我耶吾固健七箸若何憂君行而公疽發于背宜人躬湯藥籲天祈代迨卒且蓋棺宜人泣請少緩之以俟而是夕君至得親爲含斂聞者益賢宜人且相詫四千里而遙那得懸合乃爾蓋君于徐沛間聞父病乃兼程七晝夜抵家人咸謂孝感所致云服闋復當北君且倦制科業矣會江陵相者憲副公權荆

時所識拔士也少與君同學相善至是重用事數以書召乃促裝往赴之因得以中舍給事殿庭先是高文端逝宜人哀毀得血疾然闕之恐滯君行也行後病益瘁而歿君聞而哀之乃請急歸營葬事而又念宜人不爲更娶杭人蓋兩賢之甲戌秋穆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宴于儀曹丙子與修大明會典丁丑秋世廟實錄成陞大理寺評事賜白金文綺庚辰春題誥勅房辦事充殿試彌封官辛巳題兼翰林院典籍是歲以冊封諸嬪禮成

賜白金一鎰大紅雲羅一表裏先後贈憲副公中
憲大夫母陸恭人高孺人丁亥大明會典成陞禮
部祠祭司員外郎宴賜如初庚寅五品秩滿階奉
直大夫贈高宜人尋又以累朝訓錄成晉陞郎
中加四品俸癸巳陞光祿寺少卿甲午進呈玉牒
仍以少卿加正四品服俸其間蒙恩賚者十七賜
宴者九扈蹕者再陪祀者十皆異數也爲人馴謹
然當大事則慷慨有節槩方江陵盛時貴倨甚慕
者爭求交驩君爲之地君謝不顧公庭長揖外不

輕詣其門間一燕見寒溫數語而已以故有辟遠
權勢之譽而亡可摘爲怨後數年江陵蒙譴親舊
率以株累去而君自如居恒深念身扼一第非砥
行無以自見坐是周旋數執政雅操無改然亦以
此當執政意深相引重非如他簿史慎唯諾而已
文淵閣者上所藏圖書府也高皇帝諸御書
在焉日久半爲蠹蝕君白諸政府擇之得四十紙
裒而成帙爲疏以進上嘉納之因欲盡覽累
朝實錄而索其副于閣臣君曰故事正史尊藏禁

中而異時纂述惟副草是藉有如乙覽未周浸致遺軼後將何稽乎聞嘉靖初亦取諸閣臣嘗別錄以進今宜先錄永昭二史其他經進者可仍也政府訊前事良然及詢嘉靖初所進已烏有矣由是益重君識御史某言事切直上怒欲逮杖之賴政府救得免而給事中某上疏語益切疏且奏呈副封政府政府曰是累主上之明而益御史臯也疏省必震怒并杖兩諫臣如國體何爲召君謀之君曰封事上未曰上矣欲疏請解乎曰然君曰

今日爲某御史解明日又爲某給諫救亡論召厭取怪得無重上疑而謂下之相爲比也請往見司禮止前疏無上政府大喜卽趣行乃越重閣達直舍備言諸公保全直臣意諸璫有難色君持論亶亶數千言氣愈壯乃得發前疏歸報政府政府曰微君朝廷又多一番事矣乃舉手稱勞者再其所排解多此類歲乙未君以年至乞骸骨歸里于是益捐俸葺冢舍且遍施宗人而尤倍于窶者平居杜門不出公庭自鄉飲讀法外跡如婦也而

顧喜賓讌每花月之夕釋冠野服乘筍輿行園囿
集親知驩飲優伶雜沓子壻次第捧觴上壽如是
七閱年而卒得年六十有九子男六長大嵩爲伯
氏某後次大山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次大律大
崙大對大岑大律大崙郡諸生女二適周六穀錢
養庶皆舉人孫男三遠觀遠大山將以辛丑某月
某日奉君與宜人葬于龍華山之塋而先期走金
陵奉狀與幣言曰惟子之習于先大夫也敢以不
朽請余往遊館閣間日與君接覩君溫然長者也

而心敬之君甫歸而讒構中起良夫退舍益信時
之不可無長者已是其可辭銘曰

噫吳君何儻倣攻秬文揚芬郁卒致身游天祿維
柄臣實推轂近不膩禍轉福疇能然識則足況淑
媛相隨屬義而聽善且告生齊徽死共域何以塋
龍山麓我爲銘志陵谷千萬秋名不沒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

君諱敏耕字伯年先世姑蘇人國初徙富人實京
師諱全者始占籍上元全生榮榮生經經生鸞鸞

生仲交先生時泰博學宏詞擅於當代配沈氏侍
御韓峯公女君考妣也君夙賦異材丰神韶秀戲
同竹馬見苦李而先知歲在瑠車問楊梅而卽對
矯矯然揚氏之龍文謝庭之琪樹矣兼以器業之
敏無煩就傅朱穆力學中食忘餐延篤耽書借本
輒諷是以節陵遺策汲冢殘編劉歆之七畧九流
張華之千門萬戶無不因條得葉望表知裡間相
與執銅斗以辨年指巾箱而隸事余嘗愧君君不
余愧也年十有四遊於黌校君父方負盛名居京

輦一時綴學摘藻之士汗簡懷鈔之客靡不聞風
響臻賓席常滿君以英年參其高詠抽學筭於三
餘挺詞鋒於百戰四座懍然咸爲訕服當是時聳
修幹以凌雲搏積風而運海豈足道哉乃豹文長
隱狗監不逢君輒斥棄俗芬澄懷觀道始跌宕於
玄津終激揚於白法駸駸乎覩三門於鏡象悟一
乘如掌珠矣每山水之遊風月之夕或我疑而君
啓或君問而我荅衡櫓旣設金湯斯闢一時之樂
謂足千載而稟命不融有涯先謝惜哉時萬曆戊

戌三月朔也距生嘉靖丙午正月望日得年五十有三厥配徐氏同丙午生在家爲女士佐君則良友傾筐倒屣延逸少之客舉按齊眉修德曜之敬慟君之亡遽成沈錮後二歲卒是歲某月某日合葬於孝義村起鳳山之原禮也子振之葺君遺草爲軒居集若干卷并仲交大城山集以傳且排纘事行謁余爲志嗟乎法虔逝而支言莫賞苟君少而鍾委後事車亡輔在老任壯責寧不悲夫振之郡諸生娶呂氏君長子次揆之娶張氏次大有出

後從兄敏忠聘徐氏女適齊王孫睿燦銘曰

君之問無不知也外王父奇之謂前世所讀之書君之貧而掩骼也大京兆愧之謂我輩所難之事蓋其所緼者萬有餘積而欲施者百不一試宜相識者弔君之窮而詎知其心之大通彼且以生爲遽廬彼且以死爲潰癰是區區之遇合惡足芥蒂於其中也耶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志

銘

頃 天子上徽號於 皇太后念朝士大夫皆褒
崇其親以風示天下於是南計部司務石君雷得
贈其父芸莊翁如其官寔始稱贈翁云贈翁業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至是手盱眙令丁君
汝彥狀謁予爲志銘按狀翁諱某字某芸莊其別
號也先世居遼左高祖某從戎于貴之永寧家江
安至某還衛城以勤儉積貲起其家子寶領鄉薦
仕至州刺史四政皆有能聲滇之太和鄴之安陽
以名宦祠祀之不絕配駱氏生贈翁兄弟翁長子

也爲人彊直而高曠慕古陶彭澤之爲人雖家四
壁立靡一日廢酒然最敦孝友父別駕永州歷洞
庭夔峽往省焉間持祿羨歸佐乏則蹒跚負重繭
足走長途靡屑越一錢男女第四人撫之皆盡恩
意家事一切倚以辦不使爲弟累也嘗從父采木
涉巨浸會風濤作帆張不可收翁挺身出死力落
帆舟乃獲濟間往反滇雲有女乘夜來奔者嚴拒
不納其大節耿耿類如此久之刺史歸時奉酒食
前倣昔人斑衣戲匍匐以娛其事繼茹苦無所言

卽臥冰衣蘆不過也凡飲必偕諸弟乃盡懽居恒
好個儻非常之節言必準古鄉人或不類必援大
義面刺之不少屈於人以是乏鄉曲名然心腑洞
開情意獨至其於缺薄囂紛機變四出不一掛目
也囊橐故不充數費於婚喪脯贄間家益落未嘗
以爲憂而酣燕自如其自托於古任達者流不虛
耳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十四日卒萬曆癸巳三月
某日得年六十配郡伯羅公長女子男三長曰渠
增廣生娶丁氏次卽雷娶陳氏季星附學生娶羅

氏女三嫁百戶丁世芳盱眙令丁汝彥諸生陳經
夫贈君舍眞蹈義隱德不耀以有計部君計部君
矢志飭躬底懋厥職揚於王庭以知有贈君 明
主因心廣孝褒及幽遠而恩命行焉計部君擬錄
其副焚諸隧道室中之主易新題如儀而懼志石
未備無以光昭 君賜而沒先人之德也故丐余
爲銘俾詔後人以教不忘余念明 上恩最有位
史職也故具列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美石翁孰曰不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游何有

鄉飲不汲泉酒德自豪其天者全入貲爲郎雅非
翁志 璽書焜煌乃以子致 恩隕自天聲載於
人曷慰爾後刻石墓門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
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
子東崖先生推行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
蓋以學世其家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

曆丁亥十月十有一日迄今十九年

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壁
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
徙泰州安豐塲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
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良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
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
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
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
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
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

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
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
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
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
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
主教者皆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
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
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
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
天臺耿師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
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
余師大賞其言定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
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楊道
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
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
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

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

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覽講學語不

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葬塲東之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爲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密也蟻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葬墓志銘

隱君李姓名芳元美字也先世長垣人靖康中諱堅者爲集慶保寧威武三鎮節度使堅生世榮以團練使防禦太平州因徙家焉世榮生玠觀察使玠生慶祖承節郎監江州酒稅慶祖生叙文學伏一時碑版之文照曜遐邇終太平路儒學教授子

二曰習曰翼 高帝自和陽取采石習一見知其
真主率徒陶安往迎之 高帝曰吾得太平爲根
本非習莫守挈安詣金陵而習畱守太平卒于官
翼魁江浙行省爲熊朋來鄧文原胡長孺諸名碩
所知從遊每數百人除教授不赴自是仕州郡史
館編修者不絕皆以文儒負盛名至隱君年十歲
始就塾不肯竟學也爲人魁岸有氣綜農圃方技
家言性善酒窮日落月坐客呶呶宣臂相狎然無
敢加隱君者世隸縣籍諸父鼎謀牽挽入戍乃移

居里之泉塘村盡以故廬腴田推與之無難色邑
有蔡村川原幽邃隱君心樂之父析箸給隱君霍
山田直僅百金隱君因售田而徙蔡村始至屋數
椽田數十畝耳會大浸四望莽泱復迫徭賦盡棄
荒土而逃隱君乃鉏荆榛誅茅蔭大出財以墾田
外爲長堤市之水不爲害二歲三稔家以此饒久
之逃者反隱君嘆曰利不可專衆不可犯吾知所
以處此矣乃以墾田盡還諸逃人於是隱君之義
聲 一時矣居恒哺飢者樵死而無歸者又繕梁

除廷塾諸義事非一收責弗至多焚券不問人
人不忍負隱君坐此家累數千金隱君顧與力作
同甘苦老身長子孫無文衣兼珍之奉也歲丙寅
子儉推擇爲諸生始冠儒冠隱君詫曰孺子冠何
易之亟耶然隱君獨心喜於是進儉而語曰自予
先人樹功名於草昧之中代有聞人今絕於予乎
小子勉之夫身無顯晦唯德則立秩無崇卑自強
乃榮小子勉之儉終身佩其言隱君配郭氏生儼
甫四歲孫撫之與離裏不殊佐隱君治家督農蚤

作宴罷未嘗一坐而飯也而又樂施予有求於隱
君或予少輒曰予人矣而令其怏怏與無予同事
有不平必宛劑之於僮僕榜笞欲下母傍解多得
釋去至督儉學則篝燈達丙夜不輟也焦子曰儉
幼割股起母疾耿在倫先生賢重之自鴻臚序班
永嘉興薪米壹取諸家邑以廉明稱夫資教以成
理則家國成隱君夫婦厥有賢子宜哉隱君生弘
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卒萬曆癸酉五月十三日年
有八母生正德甲戌五月五日卒隆慶辛未

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八子儼娶趙氏儼娶戴氏繼楊氏女三壻爲鍾秀胡宗武耿宗周孫男五茂林茂材茂相儼出茂本茂根儼出茂本郡諸生曾孫六啓燦啓煥啓煒啓炳啓耀啓燮儼先後墓考妣唐凹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古徵華胄八世其昌於美李氏有聲靖康握兵拊民重珪累組當勝國衰乃識真主姑孰崛興大業肇茲開天首郡乃以畀之文苑治蹟世熾而隆嗚呼元美乃以隱終鹿門之游儷德齊齒孰知公侯必復其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庶幾埃之刻石墓門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墓墓志銘

余已丑舉南宮與嶺表兩區君同籍叔中允大相季侍御史大倫並以材行擅一時於是嶺表鉅貴族咸推轂區氏而余友潘去華獨推本其尊人郡丞公時時及其隱德也嘗私草其事以示余久之兩區君手王父養閒公狀屬余爲志銘余益知區德所從來遠矣按狀養閒公諱琳字某先世

雄珠璣巷宋南渡時朝請大夫某者徙端之
阮埴八傳爲樂澹公某配陳氏公其第六子也幼
英敏絕出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一日之舅氏所
命賦競渡詩了不容思辭義超詣四座歎焉弱齡
失怙事母以孝聞定省暇博綜羣籍亡何補高要
學弟子員以文高常冠諸生於是鄉人士靡不出
公下公亦自謂鄉人士莫已若也顧婁試弗第及
癸酉復試公夢棹楔樹於門意必第矣已乃竟弗
第公仰天歎曰是夢何爲哉其在我後之人耶審
爾何必我輒謝去不復出時年三十耳聞者詫曰
公何爲者垂成而喪厥功公曰若輩安知予哉夫
豢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且二者固
不可必吾日拮据於不可必之場以搖精而汨形
去大道之程遠矣因號養閒以見志雅慕邵堯夫
爲人所爲詩與擊壤集韻度絕相似達者喜稱誦
之遇佳山水低徊不能去居恒澹然無營聲色勢
利秋豪不以入其心鄉鄰有鬪賢豪居間不能解
言無不俛首聽者其服人如此羣居語笑

不可暱就至不言而人以其和又令人意消也當諸昆日事家人產公笑指其子曰此吾貲耳公之托以竟厥志者自在眡人挾其有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歿者其淺深何如哉配碩人易氏新會縣人父居敬母某氏碩人事陳太君敬如其母而事養間公如事陳太君接妯娌甚和亡幾微忤於言面減獲即甚怒不加鞭笞每戒諸子婦務容忍母校短長然疾病凶札則調護經紀之不少懈歲飢里媪至必輟食舖之稱貸者量所有資之

不責報也故環區氏而居者頌碩人德不衰子四長盈次益卽郡丞次寧次盒益生太始大亨益生諸生大標舉人大樞次卽大相大倫盒生諸生三錫三聘孫曾以文學名者彬彬未艾云公生成化癸卯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乙未十二月廿六日五十三歲葬南蓬嶺葫蘆坑之原碩人生後公一年嘉靖丙寅十二月十日乃卒八十三歲踰年居公窆而合焉禮也曩郡丞公以名德自顯嘉隆間而御復接衽而起鬱爲聞人語云期年樹穀

樹德以養閒公微之良信夫公夢寐中覩棹
楔之形一再世而卒驗蓋天固定之矣銘曰

種有弗蕪耕弗獲力不逢年道絕塞未試而毀保
淳白獨留其羸俟來哲子孫勃興久彌烈千秋遺
蛻閔玄宅石可泐兮名不滅

